



南明史料集

NANMING SHILIAO JI

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公室 编

中



贵州人

南明史料集

中

贵州省安龙县史志办公室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永历实录	清·王夫之(1)
永历纪年	清·黄宗羲(111)
行在阳秋	明·戴 笠(125)
安龙逸史	清·屈大均(157)
安龙纪事	明·江之春(185)
三湘从事录	明·蒙正发(191)
《明史》明末人物传选录	龙尚学 辑录(225)

中 册

小腆纪年附考	清·徐 鼐(267)
--------------	------------

下 册

鹿樵纪闻	清·吴伟业(693)
客滇述	明·顾山贞(767)
四王合传	清·无名氏(783)
也是录	清·邓 凯(797)
求野录	清·邓 凯(803)
三藩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811)
小腆纪传(节录)	清·徐 鼐(869)
贵州地方志载明末清初史事、人物传选录	龙尚学 陈翰辉 辑录(947)
附录 明末清初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表	(1027)
编后记	(1028)

小腆纪年附考

清·徐 嘉

小腆纪年附考 目次

小腆纪年附考自叙	(267)
卷第一 自甲申年正月庚寅朔至乙未日	(269)
卷第二 自丙申日至己未日	(285)
卷第三 自二月庚申朔至三月甲辰日	(301)
卷第四 自乙巳日至丁巳日	(319)
卷第五 自四月戊午朔至五月辛丑日	(346)
卷第六 自壬寅日至六月乙酉日	(362)
卷第七 七月八月	(386)
卷第八 自九月至十二月	(408)
卷第九 自乙酉正月至三月	(435)
卷第十 自四月至六月	(456)
卷第十一 自七月至十二月	(483)
卷第十二 自丙戌年正月至六月	(511)
卷第十三 自七月至十二月	(529)
卷第十四 丁亥年	(546)
卷第十五 戊子年	(571)
卷第十六 己丑年	(588)
卷第十七 自庚寅年至辛卯年	(604)
卷第十八 自壬辰年至丙申年	(627)
卷第十九 自丁酉年至己亥年	(650)
卷第二十 自庚子年至癸亥年八月	(669)

小腆纪年附考自叙

叙曰：世运治乱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变乾，至二成遁，为子弑父；至三成否，为臣弑君。《洪范》五行传之，言天人感应也。曰：彝伦攸叙，彝伦攸敶。彝伦叙则人心未死，天理犹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补救；彝伦敶则晦盲否塞，大乱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世运也。两汉近古，气节未尽泯亡，其祸变亦数十年而即定。自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波靡，伦纪荡然。或一人而传见两史，或一官而命拜数朝，荣遇自夸，恬不知耻。故其间篡弑相仍，两千年中可惊可愕，绝无人理之事层见迭出。盖人心之变，世运之穷极矣。朱子忧之，作《纲目》一书，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义例较浅显，稍识文字者能读之，而知其说。于是，愚夫妇亦晓然于君父之义，怵然于名节之防。故自南宋后，七八百年中有递嬗之世，无篡立之君。极微贱之人，知节义之重，则圣贤正人心，而维世运之明效大验也。

臣肅恭读《纯庙实录》及御制《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陨行陈，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軫慰。凡赐谥者千六百余人，入祀忠义祠者又二千余人。命儒臣于通鉴辑览之末，附纪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铨次死事诸臣；又命史馆编明降臣刘良臣等百二十余人入《贰臣传》，吴三桂等二十余人入《逆臣传》。”煌煌圣谕，至再至三。盖以前圣人公天下之心，行后圣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讳之私，裨史习传闻之谬，漏略舛错，不可究诘。臣肅仰遵纯庙附书之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原本正史，博采旧闻，为《小腆纪年附考》一书。

参考而知其梗概者，则王鸿绪《明史稿》、温睿临《南疆绎史》、李瑶《绎史摭遗》、黄宗羲《行朝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也。参考而订其谬误者，甲申三月以前，则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李逊之《三朝野纪》、文秉《烈皇小识》、钱枬《甲申传信录》、陈济生之《再生纪略》、某氏《国变难臣钞》、戴田有《桐城子遗录》、保定《榆林城守纪略》，暨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贡举考也。福王南渡事，则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宏光实录》、李清《南渡录》、《三垣笔记》、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纪》、许重熙《甲乙汇略》、应廷吉《青燐屑》、戴田有《伪东宫伪后事略》、某氏《宏光大事记》、《金陵剩事》、《扬州殉难觚》、《福人录》，暨各省郡县志，诸家诗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则钱秉鐙《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闽人《思文大纪》、刘湘客《行在阳秋》、沈氏

《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冯甦《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游见闻》、《东明闻见录》、范康生《仿指南录》、何印甫《风倒梧桐纪》、杨在《纪事始末》、邓凯《滇缅纪闻》、《遗忠录》、《求野录》、《也是录》、黄晞《江阴城守纪》、某氏《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沈荀蔚《蜀难叙》、郑元庆《湖录》，暨闽广各志书也。鲁监国及赐姓成功事，则冯京第《浮海纪》、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汪光复《航海遗闻》、某氏《江东事案》、《江南义师始末》、《鲁乘》、《舟山忠节表》、《江上孤忠录》、黄宗羲《朱成功始末》、江东旭《台湾外纪》，暨台湾、厦门志，海外诸遗老诗文集也。

臣肅入史馆后，始创是书，壬子冬乞假归覲，奉命办理团练，扞掇之暇，发家藏稗史，参互推勘，五历寒暑。每月夜登陴，与诸同事相劳苦，辄举书中忠义事，口讲手画，环而听者，咸感喟不能自己。戊午春，扬州官军移营浦口，士民额手相庆。臣肅亦解团练事，需次入都，属门下士汪达利缮写成帙。方冀故乡友朋参订讹阙，乃五载金汤，一朝瓦碎，向时家藏之书，毁焉无复存矣，登陴听讲之人，较书中死事之人为更惨矣。独臣肅以孑然之身，远宦数千里外，烽烟未息，羽檄交驰，脱并是书灰烬焉，则臣肅所以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汲汲以正人心、维世运之愚衷，与不才之躯同忽焉没矣。是则梓而存之之意也。

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秋八月 六合舟舟甫徐肅自叙

卷第一

甲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春正月。明崇祯十七年。

明庄烈愍皇帝讳由检,光宗第五子也。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我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为明熹宗天启二年,封信王。又五年为天启七年,我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也,熹宗崩,愍皇帝即位,册妃周氏为皇后。明年改元“崇祯”。帝承神、熹之敝,慨然有拨乱之志,诛客魏,撤各边镇守、内臣。天下想望治平,而求治太急,革广宁诸部赏,杀毛文龙,而辽左事愈坏;又凶荒屡告,流贼大起,任事者多僨败。帝乃果于诛赏,先后易置宰相几五十人。督师诸臣以失机弃市者,后先相望,而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武陵杨嗣昌用事最久,体仁、嗣昌死,延儒诛。帝以廷臣为不足用,乃复命内臣监军,而国事愈不可为矣。自天聪二年至崇德八年,事详《明史》。自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迄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年,小腆纪绪《明史》所不可详者,敬遵纯庙分注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之谕为《小腆纪年》焉。

徐鼐曰:《纪年》一书,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断自顺治元年春正月何?圣人御宇,日月维新,朝菌须臾,晦朔何数,《春秋》书春王正月之例也。帝、后之殉国,闯、献之残暴,文武臣工之死绥从逆,《明史》既详之,兹复缕叙何?《明史》之为书也,本明史官之书,而笔削之,陵谷变迁之事,馆阁未及著录。辘轳及于稗官,时地舛误,忠佞混淆,谬戾纷纭,不可胜数。此固全书之憾,而予小臣之所滋惧也,因而附著之,修史职也。古有之乎《春秋》,始于隐之立,而左氏原于惠之薨,犹此志也。

庚寅朔,明帝视朝,文武朝班乱。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东,武臣寓东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视朝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令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无至者。乃谕谒太庙后受朝。呼驾銮舆,则马无一备,乃驱长安门外朝官所乘马入端门,将登辇,司礼又以外马不驯,奏止之。乃谕受朝后拜庙再登座。文武官从东西长安门入者,以天颜正视,不敢过中门。文官入武班,由螭头下蹲而入东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朝罢,召对阁臣,揖,赐茶。阁臣云:“库藏久虚,外饷不至,恃皇上内帑耳。”明帝默然良久,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泪下。

徐鼐曰:往者癸未之岁曾误朝班矣,考曰:《明季北略》引新史,癸未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辅周延儒,武班止一勋臣,旧例钟鸣则东西长安门俱开,朝臣俱拥挤在外,因谕开门,而到者仍寥寥,鸿胪未可唱齐班。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乞夺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说铃》引某氏谈往亦载两失朝事,与《北略》同。胡末期年,而再失乎?亡国气象,于斯见矣!颠倒未明,挈

壶失掌，错立无禁，司士失官。《书》曰：“乱深讥之也。”

大风霾，明凤阳地震。是日，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占曰：“风从乾起，主暴兵城破”。明帝以风变祷于乩仙，有“官贪吏要钱，休想太平年”之语。先是，内殿多鼠，与人相触而不畏。元旦后，鼠忽屏迹乾清宫，后庑陈设宝玉重器，忽自移其处。守者伺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气尚温焉。

徐鼐曰：先书朝班乱而后书风霾何？史家之法，以人事为主也。《洪范》曰：“曰蒙恒风若。”

闯贼僭称王于西安。闯贼李自成者，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双泉堡人也。父守忠，隶行太仆为养马户。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颇饶。守忠娶金氏而无子，祷于华山，梦神告之曰：“以破军星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异之，呼为黄来儿。考曰：《传信录》曰：初，李闯父死，母改适一军士，调赴宁夏；军士又死，遂流寓其地，与数少年通。时提筐往来军士民家，鬻衣物，或男女有欲私者为之牵合焉。及闯僭号，人或为母言，其生辰及里居小字、相别岁月并符，语颇闻于节度使陈之龙，遂密疏其事，改馆阴膳之。而所为数少年者，居然享嫖毒之奉。数日闯不按验，章亦不下。至今，宁夏人传为永昌皇太后云。鼐按，诸书皆云自成母死，且云祷于华山，而生时万历三十五年丙午，自成母当是二十许人。又二十三年而自成始作贼，又十五年而自成始僭号，自成母当是六十老姬，亦不应有嫖毒之事。此或传闻之谬，恶自成者乐而道之耳。六岁，记忆逾常儿，顾跳踉不可禁。长名鸿基，与兄鸿名之子名过者，偕就塾，不读书，嗜拳勇。与同里刘国龙偕饮郊外，诣关庙角力。铁炉七十三斤，自成只手举之绕殿三匝，过与国龙不能也。乃大言曰：“大丈夫当横行天下，自成自立。”即改名自成，号鸿基焉。三人数聚饮，守忠责之。自成私走延安，从教师罗君彦学刀槊，大喜，以书招过与国龙同往。守忠见书，觅之还，延罗于家，使三人师之。守忠既死，自成益傲荡，尽亡其父资，贷于邑之艾氏。艾，著姓，有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举人。以自成负其子钱也，执而挾之。自成数犯法，米脂令晏子宾者械而游于市，将置之死，得脱。自成妻韩氏，故倡也，县役盖君禄与之通，自成杀淫者，与李过亡命甘州。考曰：艾同知、盖君禄事，《北略》所言与《绥寇纪略》小异。云自成年十八，娶韩金儿，艳而淫。自成以事往延安，金儿与里棍盖虎儿奸，适自成归，杀金儿，盖虎儿逸，署县艾同知某以捉奸须双，止杀妻于律不合，笞二十下狱。自成贿其门子丁姓二百金，得拟徒。自成以受金控宪，语危之，丁惧，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杀艾走甘肃。《甲申传信录》载艾同知事与《绥寇纪略》同。

崇祯二年己巳一月，征兵勤王。自成投为队长，兵隶参将王国麾下。国奉调过金县，兵哗，自成缚县令索饷，并杀国，遂反。安塞人高迎祥纠饥民王异为乱，号闯王。考曰：自成从高迎祥事，《北略》与《绥寇纪略》亦小异。云己巳二月自成投为队长，兵隶总兵杨肇基麾下，甘肃东有盗警，自成欲结响马为爪牙，请往捕。有高如岳者与自成战良久，艺勇意敌，乃结为兄弟，而别以他级报功，升把总。适征兵檄至，肇基以参将王国为先锋，自成与大同左卫人刘良佐不服，刺杀之。闻高有众八百，率所部往。高如岳，诸书皆作高迎祥，疑如岳是迎祥初名，犹自成初号鸿基也。计六奇曰：“是一是二，存实以俟考。”自成

于高为甥舅，往从之，将七千人，立一队号曰闯将。考曰：李自成初起事传说不一，《甲申传信录》云：自成家颇饶，世有里役，嘉庙时，自成以里役征税，岁饥遭税者众，称债以偿犹不给，官司督之，其里艾同知又逼，其债莫偿，遂为寇，劫人于秦晋之间。貌甚魁壮，面□□□短发蓬松。崇祯改元，戊申正旦大雪，自成与众饮山中，众有羨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贿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武科也由策论。我辈不读书，不识字，安敢望此！或者取皇帝未可知也。”时自成齿长，皆跃然曰：“愿哥为之。”自成曰：“试卜之。”遂举骰一掷，得六红，大喜，饮过醉，众皆起作朝贺状。自成曰：“还当问天。”因以箭插雪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其雪适与矢齐，遂自负焉。薰按：谷应泰《纪事本末》谓自成家贫为驿书，与《传信录》里役遭税称债之说相近，当不妄。惟艾同知事，《北略》以为勘狱激变，而《传信录》、《绥寇纪略》以为同里逼债，事虽不一，然艾同知为激变首祸人无疑也。又《北略》补遗云云，绝荒谬，当是好事者为之。掠邢氏为妻。与高麾下罗汝才、刘国龙、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等劫掠郡县。朝议将推督下剿，众惧，谋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阵。遂分掠于河州、金县、甘州之间，官兵迫之洮河。自成弃其众，率七骑涉流而渡。岸上兵见黑云如龙，自成既渡河，不之觉。先后寇郧阳，破竹山、竹溪、房县，走紫阳入汉中。七年甲戌，陕督陈奇瑜围自成于车箱峡。初，自成在群贼中不甚著。既纵横楚豫间，乃与过结顾君恩、高杰等自为一军。过、杰善战，君恩善谋，车箱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从其巅颓大石击贼，又投以火，飞走路绝。会大雨两月，马乏刍，死者过半。君恩谋曰：“吾辈掠妇女辎重，何不以之饵群帅，伪降而狡焉以遁也。”因贿奇瑜左右，以请奇瑜受之。自成既出险，即杀监视官。先后攻陷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扶风七州县，知泾州事湘阴娄锈死之。考曰：本《沅湘耆旧集》。围贺人龙、张天礼于陇州。洪承畴檄左光先考曰：《明史》、《绥寇纪略》诸书俱作左光先。按，左光先乃浙之巡按御史，降贼总兵自是祖光先。《四王合传》、《燕都日记》俱作祖不作左，可证也。明末武臣祖姓为多，祖大寿、祖大弼、祖宽、祖克勇。光先或其族欤？左祖音近，光先名同，或以此致传闻之误耳，俟考。赴援，与人龙合击，大破之。自成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陈州、灵宝、卢氏，与汜水贼合。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时朝命洪承畴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并力击贼。

八年正月，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考曰：左金王亦作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于荥阳，议敌官军，未决。时自成犹为闯将，进曰：“匹夫可奋臂，况十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分兵随所向，立效利钝听之天。”大众曰：“善。”乃商定革里眼、左金王南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西迎陕军，曹操、过天星扼河上，自成从闯、献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为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为迎陕军后继，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众，如自成言，杀牛马祭天饮脯。自成既与诸贼陷凤阳，焚皇陵享殿，考曰：陷凤阳事，《资治三编》云八年正月，文秉《烈皇小识》云二月。接《北略》、《绥寇纪略》云，时方元夕，则正月无疑。群贼合乐大饮。自成从献忠求皇陵小阁善鼓吹者，不得，自成怒，遂与迎祥去献忠，西趋归德。陕

督洪承畴会诸将于信阳，自成与群贼俱，复入陕。总兵曹文诏、副将艾万年、柳国镇先后败没，群贼大掠。洪承畴力御之泾阳三原间，群贼不得过，乃由他道转突朱阳关东出，而自成与迎祥独留陕西。迎祥略武功、扶风以西，自成略富平、固州以东。八月，自成陷咸阳，杀知县赵跻昌。旋为官军败，遁归泾阳。贼将高杰通于自成妻邢氏，惧诛，挟之降于总兵贺人龙。考曰：本《绥寇纪略》，又《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崇祯八年九月，曹变蛟追贼至醴泉，贼将高杰降。《北略》则云：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贼先锋高杰降于贺人龙。初，杰与自成同伙，有骁勇，名称翻山鹞。自成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将出掠，留辎重家口于老营，令杰护内营。邢氏使婢遗杰嘉旨及白綾悦，遂与之通。杰惧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贺人龙。《绥寇纪略》、温睿临《南疆绎史·高杰传》亦云，自成寇阌州，参将贺人龙来救，自成令杰遗书，约其反，不报。使者归，先见杰，城围两月不下。自成疑之，遣别将代之，令归守营。自成后妻邢越武多智，掌军资，每日支粮仗。杰辄过邢氏分合符验，邢伟其貌，与之通，惧诛，偕降，隶人龙麾下。是杰降于贺人龙，非降于曹变蛟，明矣。但自成于七年八月寇阌州，又两月不下，遣将代杰，归始通邢，惧事泄，归降，则在七年八月间，无杰降之理。疑杰降在崇祯八年也。《烈皇小识》亦云七年闰八月降。疑误。按《绥寇纪略》云，闰八月十九日云云，杰谋归降而未定也。又云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贼将高杰不得志于自成，窃其妻邢氏以降，明白确鉴之甚。自成又屡为洪承畴所败，于乾州阵失其弟某，诡乞抚于监军道刘三顾，三顾弗受，给，执真宁知县王家永，左光先击之高陵富平间，斩四百四十有奇。自成乃与迎祥先后出朱阳关，与献忠合陷阌乡、陕州，攻洛阳。自成寻走偃师、巩县，略鲁山，叶县陷。光州总理卢象昇败之于确山，乃合迎祥、献忠诸贼东走。十二月，围庐州，知府吴太朴、知合肥县熊文举坚守，不得下，凡六日围解，连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贼以数万骑仰攻，夜半怪风作，城上火尽灭，守陴者不能立，贼乘以入。知州黎宏业、在籍御史马如蛟及其弟运判如虬、诸生如虹，学正康正谏、训导赵世选皆死之。贼党混天王掠一美妇侑觞，贼醉寝，妇自缢，褫其衣而投之坑内。又有甘氏者，以巴豆汤毙一贼而逃。贼自和州趋江浦，都司汪之斌、徐元亨战败，遂围江浦。应天巡抚遣游击蒋若来助知县李维樾缮守。贼登，若来膊诸城上，又缒而下，与之角，矢著其颊，裹创还战，贼退，复来，更与六合守备陈于王同捍蔽，得无陷。

九年丙子正月，合诸贼连营数十里攻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寺卿李觉斯督众固守，火炮交发，燔其云梯，贼死无算。贼乃掠妇女，裸而淫之，已而断其头，环向堞，植跼倒埋，露其私以厌炮，炮迸裂，或暗不鸣。觉斯命取民间圈牖外响以厌胜之，贼复大创，怒攻益急。卢象昇在西沙河闻警，遣祖宽、罗岱、祖克勇疾驰救之。贼分骑来战，日出至晡，贼始北，官兵自五里桥逐至关山之朱龙桥，横死枕藉，水为不流。象昇亦引兵从定远至，援枹大呼，直前搏贼，贼复大败北，走凤阳。漕抚朱大典列营陵墙，贼不敢攻，陷怀远，掠灵璧，亳州知州叶景先、守备查应才败之于卢家庙。折入归德，总兵祖大乐败之穀熟集。二十七日走汴梁，总兵陈永福从归德驰百四十里及之朱仙镇。天大风，贼不虞。官军过河，蹙之武穆庙中，

砍一银甲贼，官军误以为闯王也。二月，贼攻密县不利，又败于登封郃城镇，走石阳，故总兵汤九州孤军深入，败歿。贼遂分兵走裕州，象昇追之，祖宽、祖大乐、罗岱等大战于七顶山，歼自成精锐几尽。乃复与迎祥分兵入陕西，迎祥由郧襄趋兴安、汉中。自成踞南山，逾商雒，走延绥，败总兵俞冲霄于罗家山，势复振。五月围绥德州，六月犯朝邑。七月，陕抚孙传庭击高迎祥于盩厔，破擒之。迎祥诛，贼众推自成为闯王，然自成在关中自斗别为一军，非迎祥死而暴领其众也。是月也，自成犯阶徽。八月匿陇州山中。九月出汧阳，犯凤翔，于渭河窥渡。

十年丁丑正月，犯泾阳、三原，为孙传庭、曹变蛟所败。自成偕过天星奔秦州，十月初三日，破宁羌州。宁羌州北为阳平关，西北为七盘关，与百年关并峙，而近鸟道，通蜀广元之朝天岭。广元，古葭萌，陕蜀之隘也。自成既与群贼破宁羌，乃分军为三，由黄坝攻七盘，由梨树口、麦坪入广元，由阳平过青冈坪、土门塔向白水，总兵侯良柱歿于阵。贼结十七营于广元乌龙山下，分兵守二郎关，破昭化，知县王时化死之。破剑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英俊死之。破梓潼，分兵破江油，知县马宏源被执不死。彰明、安县、罗江、德阳、汉州皆溃。温江县丞簿纵囚而逃。焚彭县，掠郫县，主簿张应奇死之。趋潼川，金堂县典史潘梦科死之。其由江油入者直犯成都，巡抚王维章不能御。洪承畴来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寻窜入岷州。十一年戊寅正月，官兵破之于梓潼，自成走白水。六月，由阳平复谋犯蜀，马科、贺人龙拒之，乃走汉中，又为左光先所扼，其党皆降，自成东遁。洪承畴令曹变蛟设伏于潼关之南原，大破之。自成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窜商洛山中，谍者或云自成死矣。十二年夏，张献忠叛于穀、房。自成乃招其徒，复大集，陕督郑崇俭发兵围之，而令曰：围师必缺，空武关一道俾之逸，而伏于商雒郛，均可一鼓擒也。自成遂以其间奔楚依张献忠。献忠谋杀之，复遁，潜伏陕右不出者几二年。

庚辰九月，督师杨嗣昌围之鱼复山中。考曰：《北略》云，戊寅，张献忠、罗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来附，献忠谋杀之，自成觉而逃去。己卯，自成自川潜渡入豫，取洛阳。一云，戊寅，自成寇襄，败于左师，奔穀城。献忠资以甲冑，走均。均贼王光恩降朝，劝与之俱，自成不应，去之郧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杨嗣昌搜捕之，自成潜逃洛下，饥民从者数万。计六奇曰：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为是。但一云献谋杀自成，一云献资自成甲冑，则又疑谋杀为确。盖张、李是两不相下人。自成大困，欲自经，养子李双喜止之。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有勇力。自成离其大营，偕宗敏步入丛祠中，惟孩儿军张鼎者，从后伪封侯，贼中所称小张侯也。考曰：张鼎，《传信录》作张鼎。自成知宗敏亦有反正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从我；不，则杀我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杀其两妻，曰：“吾今死生从若矣。”军中亦有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烧屯，携轻骑间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谷万钱，人心蚁动。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逆案尚书李精白子也。士大夫羞与齿，信以为憾。因乱，请之督府，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

平。尝出家粟千石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掳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从，逃归。有司疑其为内应，执下狱。红娘子来救，城中民应之，共出信往归自成，改名岩，伪署制将军。考曰：李岩下狱事，说亦不一。《资治·三编》以为，绳妓红娘子掳去，有司疑为内应，《北略》则云，频年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宋出示禁戢，饥民击碎令牌，集署前大呼。宋急邀岩议，岩曰免征，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糴，宋从之。众曰：“吾姑去，无米再至。”宋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申抚按批宋密拿李岩监禁，宋遂拘岩下狱。众曰：“为我而累。”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按是时自成方为官军所迫，东西奔窜，李岩无从归之。归自成当在十三年冬十四年春。是时，自成复振于河南也。距劝令停征已六七年，则下狱叛降之事不为，此事甚明。盖以李岩曾出粟赈饥，为民所德，破狱出岩，亦民出之故，直以为由捐赈下狱耳，其实捐赈在前，红娘子事在后。《资治·三编》之言近实。因说自成“勿杀人，散所掠财物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遣其党伪为商贾，传言闯王仁义之师。又造谣辞有“闯王来时不纳粮”之语。时频年饥旱，官府严刑厚敛，一闻谣言，人心思乱。卢氏牛金星者，亦举人也，以磨勘被斥，考曰：《资治·三编》云，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谷应泰《纪事本末》又云，有罪当戍边。《北略》以为贡生，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纪事本末》则云：自成以其女为妻。存以俟考。与其邑医尚絅善，絅为自成所亲幸，介金星以见自成。自成奇其辨，与谋议帐中。车优及女媿者，亦卢氏人，常在帐中供奉。车优逃归，遇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贼状，举宗唾骂之。无何，金星私归，窃妻子，宗人执首官，以车优为征，坐斩，后得减死论。闻自成之出河南也，谒见于牙门。自成大喜，伪署宏文馆学士。金星进所善卜者宋献策，亦河南人，善奇门遁甲，献图谶于自成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拜为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十二月破宜阳，杀知县唐启泰。移军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戕万安王采。铙兵大振，连陷偃师，知县唐日泰骂贼死。河南总兵王绍禹者，性贪，断军士缗谷以自肥。福王常洵拥厚资，援兵之过洛者口语籍，籍既，王出三千金犒士。绍禹复以人已橐，兵益怒，乘夜招自成。

十四年辛巳正月壬寅，自成围河南府，绍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贼亦呼而应之，执守道王允昌。考曰：《北略》作王充昌。挥刀杀守陴人，贼缘堞而上，城遂陷，杀士民数十万，发藩邸巨室钱米以赈饥民。执福王并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呼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贼杀维祺，福王跌坐于地。贼逼之，闭目不语，已而大骂，因遇害。王体肥重三百斤，贼菹而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王妃邹氏、世子由崧脱身走，王选侍孟氏、萧氏、李氏、世子继妃李氏，皆自经。同时遇害者，维祺而下，有司则通判白守文，训导张道脉，典史某，考曰：《北略》云，惟一典史不屈见杀。今据补。冗官武职共九人。王邸执事则刘显典、钱福、李彰云、焦如星、张鸣皋、杜一经等四十七人。内官崔升甫十三岁，抱王不去，亦死。绅士则知县刘芳奕、韩金声，行人王明，同知杨萃、推官常克念、举人荀良翰等多死。自成乃以掾吏邵时昌

为伪总理，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次第授伪官，月给银八十两，取赈金之馀付之，俾募兵守。二月，移军攻开封。周王恭枬出帑金五万两犒士，与巡按御史高名衡、推官黄澍、知县王燮同设城守。贼穴城，守者投以火，贼焚死，尸与城平。七昼夜不能下，解围去。过密县，怒而屠之，登封望风溃。七月，罗汝才奔张献忠，自内乡走邓州与自成合。时自成有众五十万，得汝才军益炽，合兵陷叶县，守将刘国能与其妻自杀。有子方八岁，自成抱置膝上，欲收养之，儿不从，以小刀自刎死。国能，故贼将来降者也。八月，张献忠为左良玉所败，走依自成。自成欲杀之，罗汝才谓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兵力，给以五百骑使遁去。九月，自成败陕督傅宗龙、保督杨文岳兵于新蔡，文岳奔项城。自成执宗龙使诱项城，不从，杀之，遂屠项城。十月，围左良玉于鄢城，陷襄城。襄城贡生李永祺迎陕督汪乔年军拒守。初，乔年之抚秦也，被命发自成祖父冢。米脂令边大受者，河间府静海县人，健令也。有县役诡孙姓，实自成族。大受诃知之，执而加拷，则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万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传穴为仙人所定，有铁灯檠醺火圻中，曰铁灯不灭，李氏当兴。”如其言迹之，山径仄险，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村旁累累十六冢。中一冢发之，有蝼蚁数石，火光尚荧荧然。斫其棺，骨青黑色，毛被体而黄，脑后一穴如钱大。中盘赤蛇，长三四寸，有角，见日而飞，高丈许。以口迎日色，吞咋六七，返而仍伏。乔年函胠骨并蛇，腊之以闻，自成为之啗指恨。既闻乔年出关，愤踊曰：“此发我祖冢者耶！图之勿失。”解鄢城之围来迎战，乔年一军尽覆。敛残卒保襄城，城溃，与副将李万庆死之。万庆，故贼将射塌天也。自成剽刖诸生百九十人。永祺匿免，屠其族。自成既再破陕，督兵乘胜陷南阳，杀唐王聿慎，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关、守备猛先捷战死。参将艾毓初、知府邱懋素、知县姚运熙不屈，死。邓州知州刘振世、镇平知县钟其硕、内乡知县龚新、舞阳知县潘宏、通许知县费令谋先后不屈，死。十二月，连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遂陷禹州，杀徽王某。再围开封，总兵陈永福射自成，中左目，几死，殪其党上天龙等。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冲法，专取瓴甓，责一甲士取一砖，取砖已，穿穴。初仅容一人，渐至十人、百人，次第傅土以出。过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绳系之。穿毕，万人曳绳一呼，而柱折城崩矣。高名衡与陈永福于城上凿横道，听其下有声，以毒秽灌之，多死。自成乃即城坏处用火攻法，实药瓮中，火燃药发，名曰放进。

十五年壬午正月十三日癸未，城之圯者二十七处，自成用放进法攻之。铁骑数千驰噪，俟城颓即拥入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筑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贼之穴城也，土石积如丘陵，已而火作，内土坚，外土浮，内未及穿，火外击瓦土涨于天，数千骑歼焉。自成骇而去，陷西华，屠陈州，副使关永杰、知州侯君耀、邑绅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皆骂贼死。睢州、太康、归德、宁陵、考城数十郡县悉残毁，绅士通政使李梦宸、宣大巡抚张继世各于其地婴城死。商邱知县梁以樟者，与邑举

人徐作霖、吴伯裔、伯允，集乡勇守御，攻围七日夜。知府某与贼通，贼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裔、伯允死贼刃。以樟仆地，妻张氏与媵婢三十六人登楼自焚死，仆人王政负其幼子燮以逃。以樟寻苏，遁于淮南。考曰：按《南北略》钞撮而成，未经校正，且系活字板，讹舛尤多。今从《绥寇纪略》。知鲁山县杨呈秀、知郟县李贞佐、汝州从事顾王家、知宝丰县张人龙皆死。而贞佐并母乔氏、妻某氏皆殉，为尤烈云。三月，自成复围开封，以前之力攻而挫也，乃下令围而不攻，持久以示必克。诏起孙传庭为总督，释故尚书侯恂于狱，命督师，诏左良玉援开封。良玉至朱仙镇，大败，走襄阳。虎大威、杨德政、刘泽清之众先后奔溃，河北军望而自沮。开封樵苏断绝，人相食。罗汝才众亦饥，谋徙去，自成分饷之。约破城，以东城所掠属汝才，乃留不去。初，开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前后三攻，死伤无算，积愤矢必拔。久怀灌城之谋，顾以子女珍宝山积，不忍弃之洪波。会城中有计决河灌贼者，为自成所觉，官军方凿朱家寨，贼已移营高阜，多设巨筏艨艟，驱所掠民夫反决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经旬，黄流骤涨。两口一时并决，声闻百里，丁夫荷锸者随堤漂没，贼营亦沉万人。河流冲城北门，人穿东南门以出，流入涡水，人皆溺死。周王率宫眷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西城上，抚按以下皆从之。侯恂与监军御史王燮，拥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园坊。考曰：《柳园守汴日志》作柳园。士民从而免者不及二万人。举人张名表及其子允售、允准，负其家神主、诗文稿与门人登筏，人众筏沉皆溺死。先是，有褚生者狂易言，多其中，忽别所知，自沉于河，挽之不止，笑曰：“明年今日人尽如我。”至是竟验云。开封既没，自成乃拔营西南去。时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皆附于自成，号革左五营。考曰：一作争世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左金□□□□……

十月，孙传庭兵至南阳，自成合群盗西行逆之。传庭以高杰、鲁某为先锋，左勳、萧慎鼎为后，距高、鲁，破自成于豕头，追奔六十余里。汝才来救，左勳军先溃，诸军继之，丧材官将校七十八人。当传庭出军时，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为食，是以甚败，河南人所谓柿园之役也。复陷南阳屠之。闰十一月，围汝宁，保督杨文岳督众固守，城上矢石如雨，而贼攻不休，副将冯某、赵某、参将王某皆战死。贼从西北门入，执文岳，自成语之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当屈；然时势乃尔，公欲何为耶？”文岳曰：“死耳，复何言？”与金事王世琮骂贼，同遇害。世琮尝与贼战，矢贯耳而不动，人号为王铁耳者也。通判朱国宝、知县文师颐俱死。自成是时虽残破河南，然无所得，乃谋取襄阳为根本。拔营走确山、信阳、泌阳，掠崇王由棨及世子妃嫔以行。左良玉屯襄阳，不戢其军，士民牛酒迎贼。十二月，贼趋白马渡，良玉扼之江水浅处，贼死数千而渡如故。良玉大骇，拔营南行，襄阳遂陷。知枣阳县郭裕、知宜城县陈美、知谷城县周建中、知光化县万敬宗皆不屈，死。贼再破彝陵、荆门，偏沅巡抚陈睿谟奉惠王常润走湘潭。十八日，荆州陷，湘

阴王俨伊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猷陵，陵军栅木为城，从城内射贼，贼发薪烧之，木城穿，遂毁享殿。

十六年癸未正月二日，陷承天府，巡抚宋一鹤、钟祥知县萧汉不屈，死。巡按李振声迎降，与自成通谱。钦天监博士杨承裕，自诩有异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请发猷王梓宫，伪将王克生、伪知州张联奎董其役。大声起山谷，联奎震死，失克生所在，惧而止。联奎，宜城诸生，妻何氏，尝以拒贼死者也。自成遣兵陷潜江、京山诸县。乙巳陷云梦，丙午陷孝感，丁未屠黄陂，戊申陷京陵。别将陷德安。自成驰檄黄州，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风靡，守将王允成弃城东下，方国安及诸将退屯汉口。自成逼汉阳，左良玉亦避而东下，南都大震。二月，湘广土寇导自成陷常德，常德积粟支十年。陈睿谟闻贼而逃，城遂陷。自是辰岳诸府相继陷，云贵路梗矣。时群贼受自成约束，自成自称老府奉天倡义大将军，寻进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分其众曰标营，领百队，左右前后四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每队马兵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百或五十有差，共兵二百三十余队。考曰：《北略》云，自成兵共二百三十余队，总计马步兵六百余万。此传写之讹也。按《传信录》共兵二百三十余队，标营一百队左右，前后四营一百三十余队，每队马兵五十，厮养小儿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队一百或五十有差，总计马步兵六万，马骡二万，以数计之，当不远也。队立一标旗，行营望之而走。营将各制一坐纛标营，白旗。杂色号带为别，而纛皆用黑左白右，红前黑后。黄纛各随其色，惟自成白鬃大纛，银浮屠上无雉翎，状如覆釜。自成每临阵，领兵前向，五营以序直昼夜，他营次第休息。巡徼严密，人不得逃，逃者谓之落草，磔之。禁行囊藏白金。精兵许携妻子，戒旁渔生子弃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为兵，一精兵容私从，为之主刍，掌械司磨执爨，少者十余人，驼驴少者十余载。过城市不令处室庐寝，兴一单布幕，制绵甲纫绌至百层轻厚，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匹，冬则掠茵褥借其蹄，曰恐恶寒也。剖人腹为之槽，马以此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及晡方毕。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值崇冈绝阪，腾而直上，毋得旁逾水。惟黄河阻轡，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前。马蹄所雍阨水为不行。下流浅不盈尺，步兵褰裳径涉，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即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追之则步卒之伉健者，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合无孑遗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杀不焚，守一日者杀十之三，二日十之七，三日屠。杀人束诸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周堞下防缒城者，马兵徼于外。张献忠至残忍，所攻城，一门陷，则一门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无噍类矣。诸营校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铳者亚赏，帛帑次之，珠玉为下。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之。罗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有女乐数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老佣多嗜好，不足数也。”汝才有众数十万，倚山西举人吉五珪为谋主，考曰：山西孝廉吉珪，《北略》作山东人，元

珪；《传信录》又云王玄珪，山左人，未知孰是。疑此辈多半假名姓，故传闻不一也。自成兵长于攻，汝才兵强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余城，自成取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为自成部所侵。屡以驽骀易其善马，滋不平。汝才恃旧，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齐、尔、汝之。自成之下宛叶、克梁宋，兵强士附，有专制心。汝才不为下，间置酒宴，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贺一龙、马守应既归自成于开封，而一龙、守应恶相属，请自为一军，颇与汝才善，自成疑之。其下荆襄也，令守应守彝陵，规取澧州；一龙走德安，规取黄州。一龙至黄陂，前阻水，仅收左良玉残兵八百人以归，先过汝才营，屏人耳语，自成衔之，不遽发。吉珪谓汝才曰：“某观李帅非容人者，今群雄皆俯首，所颉颃者，我与革左耳，将军何不早为计？”汝才始悚然，然弗为备。汝才攻郧阳，久不下，多死，所部怨自成。汝才亦以显陵之异，疑天命未改，潜谋归顺。有黄州陈生者，客襄阳，以才智为自成所识。又因吉珪以交于汝才，知其间，念二贼相图可并灭也，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盛为具请罗、贺，汝才辞以疾。一龙至，宴笑甚欢。五鼓，已就缚，罗兵犹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骑入汝才营，托言事，径造帐中。汝才方栉发，即斩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帅令诛之。”一军大噪。考曰：计六奇曰，他书载三月十四日甲辰，自成杀汝才，而《史略》与《编年》则载四月丙子，谓自成三月初十杀革左，明日复杀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萧谓计说非也。自成既杀革左，则嫌隙既开，杀汝才势不容缓，岂得迟至四月乎？《传信录》云：三月初七日，闻设酒以邀曹、革，曹疑不来，革至，为闻所缚。初八日五鼓，闻率二十骑入曹营，即帐中斩之，其步兵俱入各伪将，是亦以杀二人为连日事也。惟初七、初八与初十、十一日稍不同耳。曹谓曹操，即罗汝才也。自成先用贺锦、刘希尧以收一龙之心膂，曰：“赵应元俾慰诱其众。”汝才之将曰杨承恩，甥曰王龙，以其兵散去，先后皆入关从孙传庭，李汝桂以数百骑走安庐从左良玉。又有骁将杨承祖者，率众投郧阳守臣徐起元，郧阳赖焉。其中军杨山、旗鼓朱养民、他將王可怀、郝有法及汝才之叔戴恩，皆慑伏侧目思报，亦未能以定。自成见吉珪劳勉，后因事杀之。陈生者，其谋亦为自成所觉，见杀。自成徐按汝才军簿，即旧将分隶之，参之以亲信，于是两军皆属焉。马守应在澧闻变，调其兵回襄，不从，自成袭而杀之。又小袁营袁时中者，尝以二十万众投自成，至是亦为自成所灭。

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所至焚荡屠夷，既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有据城邑擅名号之思，乃撰九问九劝辞号召群盗，易郡县名号，设伪官职。一品权将军，考曰：《北略》谓自成自称倡义大元帅为一品，权将军二品。《传信录》云：一品权将军，二品副权将军。萧按，《传信录》是也。自成既欲擅名